

福建叢書 第一輯之六

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編

明·晉江
黃克纘撰

數馬集

(三)



福建叢書 第一輯之六

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編

明·晉江
黃克纘撰

數馬焦
(三)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數馬集卷之二十六

溫陵黃克績紹夫著

記

重修岱嶽廟記

宇內之山嶽爲大嶽有五岱爲長故有虞巡狩
先于岱宗夏周因之首覲東后豈非以東方發
生萬物交代之處升高祭天用告成功舍岱何適
乎古者有事山川皆除地爲壇嶽廟之建或曰
唐人爲之然開元勒銘猶云設壇場于山下躬

封燎于山上則未有廟也至宋大中祥符間肇
脩封祀躬歛祠下念唐封王爵未足對揚休應
遂借五嶽咸陞帝號大脩廟祀宣和因之益宏
厥制繚牆外周罍罍分翼儼然帝者之居實自
宋始也明興高皇帝正五嶽之神號文皇帝
却封禪之說說大聖人作爲高出千古而嶽廟
特仍其舊時遣祠官致祭壞則新之若曰泰山
興雲致雨澤及蒼生廟以祀神有莫舉之莫敢
廢也嘉靖丁未毀于回祿猶請修于朝議者

以泰山霽異四方瞻仰走珪幣而禮神者歲收
其餘利足以濡漑軍民而有司不能推神之有
以新其廟宇者乎於是聚材鳩工積十餘年乃
復舊觀從此小有修葺不復請水衡錢矣歲乙
亥權使紛出某爲藩長始議以太山稅錢割一
萬六千緡與中涓進之大內至今未罷而經費
始詘適廟貌年久不葺將至大壞所需四千九
百五十餘金有司不能辦也乃謀于叅政徐君
夢麟搜贖緩濟邊之羨得一千二百兩有奇道

府胥史先侵冒今扣償者可得九百金有奇其
餘取給于神貺焉爰令太安州同知賀本昌臨
胸縣丞吳復金專董其役採石山麓市木河濱
設埏陶甃計直召傭凡垣墻棟宇之圯者頽者
蠹而折者穿且漏者悉易而新之計所繕治爲
正殿者一爲宮者三爲小殿者二爲樓者七爲
亭者二爲門者十一爲城者百堞以及齋房步
櫺神祠客舍罔不修飾金碧耀日觚稜拂雲而
廟貌煥然改觀焉經始于乙巳十月落成于丁

未十二月厥費頗鉅不可不紀其始末以示將來某曰予以戊戌夏入齊嘗祗謁岳廟登絕頂云俯仰茲山蓋以蒼天爲曠宇坤維爲厚址峰巒爲棟梁洞壑爲門戶雲烟爲樓臺雷霆爲鐘鼓云亭梁父爲几席河濟汶泗爲溝池而其所謂神者彷彿乎降婁玄枵之間呼吸之氣通于帝座此真神靈之所宅也若乃岱麓之廟人已居居神神果居之乎雖然此非以神從人也乃以人事神也以人事神則非壯其宮室嚴其

階陞丹青以飾之鐘鼓以樂之馨香以薦之何以申報賽而昭明德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云敬矣明神宜無悔怒此之謂也

金陵清涼山祀閩三忠祠記

閩有三忠皆靖難時爲建文君死者也死二百十餘年矣今乃爲之祠以其得罪文皇未敢訟言其忠故有待於今日也夫建文君當高皇壽考作人之後獲忠義之報最多史冊所載如齊黃方練輩不可勝書也獨祀三忠者三

公皆閩人閩之後進自祀莫先哲也三忠者莫
一爲閩縣葉公福官刑科給事中北平師起自
誓必死遣僕歸報其母曰福爲王臣誼不得爲
孝子矣及師至福守金川門會有內叛納燕師
者公遂死之其一爲莆田陳公繼之官戶科給
事中疏陳備禦之策文皇卽之旣渡江榜示
奸臣二十九人繼之與焉與黃子澄齊泰等同
誅死妻子沒入官家屬戍邊其一爲莆田陳公
彥回守徽州募兵赴援遣其弟彥圖歸治家事

誓以身殉國及內難已靖被執三京不屈棄市
籍其家是三公者死有先後而忠於所事之死
靡他可以媿天下後世之懷二心者莫行同也
或謂建文君不能庇其本根猜忌諸父使人
人自危及大內火起天命有歸孰非吾君之子
不見蹇夏三楊存有顯號沒有榮名乎曰乾坤
之所以不毀日月之所以常明者以有此忠義
也武王伐暴救民而夷齊以餓死全節太宗友
于蹠血而王魏以事仇貶名食人之祿而不死

人之難將安用之若蹇叟諸公未可與三君子
同日而語也或曰守死善道龔勝蹈焉貞而不
諒薛方遜之若三公者志則忠矣其猶在雪庵
雲門之後乎曰二子者史猶闕其姓名使當時
身不居位則人有君而人事之吾安得死之若
在位用事之臣則惟有一死可以明志彼晦迹
自免直賢於顯背舊君者耳固亦三君子之所
羞也余讀史君所撰三公傳竊爲之許謂葉公
當城破而死是睢陽旣陷張巡先死之日也陳

公被執不屈而死是杲卿斷舌令門被害之日也徽守陳公勤王不遂械繫至京而死是文丞相南劍起兵燕市就刑之日也一片忠心均可扶乾坤而貫日月無方練之信任而有其死報無齊黃之啟釁而有其完節吾閩山川剛勁峻拔之氣數百年鍾於三人金陵乃其灑血之地可無祀哉嗚呼忠義在人何時蔑有惟變故之臨死生利害有以奪之故平日許國之心往往棄君賣國以求榮必天植其性者始不變焉此

所以死者蘭摧於前而來者玉碎於後也惟世
間有真忠義而後奸雄之徒窺人神器者知吾
之威力能奪人之天下而不能奪匪石難轉之
心能滅人之身家而不能滅藏血爲碧之魂遂
巡觀望猶有所憚而不敢發其有關於世道豈
不大哉立祠之議倡自南吏部侍郎史君繼偕
而屯田御史陳君玉輝相度形勢於石城北隅
朱熙寧間上流民圖福清鄭公祠傍有隙地焉
弘敞幽邃可以並建四公直節忠心如載媲美

可謂芳隣矣又考靖難

詔下時漳州教授陳

思賢率諸生伍性原林珏曾廷瑞陳應宗鄒君

默呂賢爲

建文君哭臨于學宮郡人執送京

師思賢死之六生咸以身殉史君議祀三忠而
欲列六生于左右謂其人諸生而其行則國士
也僉以爲宜若建祠之費則大學士葉君向高
應天巡撫都御史徐君民式咸有厚助而史君
陳君捐資特多戶部郎宋君祖騰則身董其役
者也史君旣遷北部少宰乃以祠記屬余余何

知敢任執筆之役然匹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及
稍撰次其語而與御史大夫蔡君應科少宰蔣
君孟育各捐資買地以供春秋祭祀且刻石于
祠以告桑梓之續宦于南都者詩曰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余願與諸君子共勗焉

合州重建鄒汝愚祠堂記

嗚呼自古賢人君子盡忠世主不遇而死者何
可勝數然皆其臣是而其君非也獨賈太傅遭
遇漢文不世出之主言幾售矣竟貶長沙悲痛

天絕此千載而下所爲憤鬱而不平也茫茫宇宙慶殃反覆賢人罹禍古今一揆若鄒汝愚先生者又令人深怨而極悲矣先生弱冠登第讀中秘書值孝宗皇帝卽位聰明仁孝千載一時乃矢口言天下大計欲進賢而退不肖自以爲引繩批根可幸無罪故直抵執政侵貂璫而不避也豐蔀蔽明日中見斗竟令權奸得售其計以他事中之遠謫炎荒溘焉朝露嗚呼先生之志過於賈誼南海之謫遠於長沙身沒之年

短於三十悠悠天道慘毒寔多何忍言哉昔太
史公作伯夷傳謂盜跖老死東陵夷齊餓死西
山致疑於天道之是非夫夷齊之餓夷齊之所
安也彼其志扶綱常身甘槁死視百歲猶旦暮
等彭喬於蜉蝣苟得死所雖千萬載可也又何
恨於彼蒼獨謂先生所處則可以無死者一言
不合遇巷有期間關萬里生還可俟使 帝宣
室求賢逐臣見訪則君臣之交歡於魚水豈慕
不遇世死者哉乃爲炎風瘴雨所苦一疾不起